

世界正年轻

高 岸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44.572
C2259

909596

世界正年轻

高岸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 103 号

责任编辑：张贺琴

封面设计：周志武

世界正年轻

高 岸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0.375 插页 2 字数 207,000

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册

ISBN 7-5321-0995-X/I·702 定价：5.1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五十年代初期生活的长篇小说。作品通过泰山脚下中国矿工学校第三分校从筹建、开学到第一学期结束这段紧张、艰苦、热火朝天的生活，描写了矿工学员、教师、干部对待工作、学习的态度，展现了他们崭新的精神面貌。

作者以今天的眼光审视，富有新意。作品既写了生活的新鲜、美好；也写了事业的曲折、艰辛。既写了对旧世情改造的繁复；也显示了“左”的端倪。促人反思，令人回味。

小说生活气息浓郁，人物形象鲜明，描写生动细腻，文笔流畅可读。

第 一 章

火车由南往北呼啸而进。从蚌埠往北去，一站站地露出北方的贫困和单调。虽然还是秋收刚毕，远近地面上已泛出白花花的碱土，正像附近农民灰黑色棉袄上露出的败絮。沿路的村庄都很破旧，几乎极少见到瓦顶砖墙的房子，都是草顶泥墙。偶尔有“仁丹”的广告，蓝底白字，算是换一换颜色。当然，远处近处还有“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”的标语，刷在墙上，多数是白字或黑字写在土墙上。也还有些没有砍倒的高粱，叶子在风里抖动，长得黄巴巴的没有精神，像饥饿的孩子们摇动着千万面小旗，要呼喊什么，但是声音却被火车的有节奏的声音压下去，不能传到窗里来。夏宁芷望着窗外，心里产生一股惆怅。这就是“北方”了。

南京一所师范学院历史专科的毕业生，手提包里锁着毕业证书和介绍信，要到一个学校去工作。在苏州一带水土里养出的白嫩的脸面现在绷得紧紧的，一双大眼却好像要把南方秀丽山河中吸取的水份滴落出最后的几滴。从今以后，喝的是北方的水，流出的泪水恐怕也不如今天的灵秀了吧？

不过夏宁芷是坚强的，她一晃脑袋，要把自己那点“小

资产阶级情调”抖下去，却发现头发上落了一层灰沙。她掏出一块白底蓝色绣花的手绢揩一揩鼻梁和额头的汗，顺便往手绢上一看，竟是两块黑黄色的油汗。

火车又停了。车站是符离集。

“烧鸡烧鸡！——符离集的烧鸡！”

“符离集的烧鸡啦！”

“大个儿的八毛，小个儿的五毛。——尽挑尽拣！”

“不香不烂不要钱——”

车一停，忽然有几十个卖烧鸡的沿着两面的窗口吼喊。那些声音又急切又殷勤。有 60 或 70 岁的老太太，有 10 岁 8 岁的孩子，有各种年龄的男女。每人都挎着一个竹篮子，篮子里放着有名的符离集烧鸡。大多数都是在烧鸡上盖着一块并不干净的白布，也有把七八只烧鸡全露在外面的。

夏宁芷坐的那节车停在月台外面，来这里卖烧鸡的人就只好把竹篮托得高及窗口，一面大声吆喝。夏宁芷看到他们双手举得老高的样子，实在替他们吃力。细看这些卖烧鸡的，多是衣衫褴褛，面色焦黄，举着篮子的手是黑粗肮脏的，手指上带着油垢。她瞥一眼，看到一个幸运者一次卖出两只烧鸡，那小贩把抓过烧鸡的手指上的油舔了两下，把钱塞到怀里。

“烧鸡烧鸡！”这个小贩向下一个车厢的窗口走去。

另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又过来了。

“大姐大姐！——女同志！”她叫唤，先用旧式的称呼，这是进入苏北、皖北和鲁南以后，对 30 岁以下未婚和不能确定其是否已婚的妇女的通称，13 岁的女孩子叫她“大

姐”，50岁的老头儿也叫她“大姐”。她还不知道这些，只感到亲切。只听那女孩子劝“烧鸡又肥又烂，小母鸡儿，好嚼好咬，买一只吧？六毛，这只，六毛。”

夏宁芷确实闻到符离集烧鸡的香味。但是，她微笑，摇摇头。对不起，小妹妹。

“大姐，当干部的，挣钱留着不吃干什么？你有钱，买一只吧？”小丫头嘴会说，在乞求她了。

她真想去掏钱。但是她觉得自己已经下了决心要过艰苦的生活。她又微笑一下，又摇一摇头，咽下一口唾液。

“大姐，”那个小丫头举着竹篮子不走，说，“买一只吧，叫俺赚几分钱。”

“符离集的烧鸡可是有名的。”一个旅客也帮着那个女孩子说情。

“40年的老汤子煮的。——你尝一只。”

夏宁芷说：

“我不吃，你到前边去卖吧。”

“不吃？唏！”小丫头不大满意了，“大姐，留钱干什么，打嫁妆吗？——现今不兴嫁妆了。——”

“那你赚钱也是要打嫁妆吗？”夏宁芷笑着逗了那丫头一句。

“庄户人家，赚钱买盐吃！”小丫头回得干脆，“买一只吧，——快开车了。”

夏宁芷还是没有买的意思。

“大姐，买一串卤肫肝吧？老汤卤的，一毛钱一串！”

卤肫肝！这使夏宁芷怦然心动了。这是极普通的零食

小吃。

“好，我买……”

“几串，大姐？”小丫头叫得亲切又热情。

“几串？——一串。”

“才一串吗？——两串不好吗？”

夏宁芷掏出一角钱递过去。

但是卤肫肝是放在小丫头竹篮的底部的。她必须放下篮子才能从底下掏出卤肫肝。

火车突地一震，要开了。可是小丫头却刚刚放下篮子，在急忙地翻动。

火车已经动了。夏宁芷把头伸出窗外，火车窗子已离开那小女孩一米远。小女孩抽出一串鸡肫肝，肫肝在阳光下闪出酱紫色的光泽，青白的竹签露出两头，十分好看。小女孩跑过来追火车，但是脚下被碎石绊着，追不上。

“大姐，你的——”

“不要追不要追，危险——”夏宁芷摇手阻止小女孩。小女孩扎一条大辫子，有红辫梢。她穿一身蓝底白印花的土布大襟褂子，下面是白色土布裤。布鞋，没有袜子。

“留你做嫁妆吧——”

她开了一个玩笑。但是肯定那个小丫头没有听见。

她没有买一只烧鸡，感到十分抱歉。

“农民太苦了，”她想。这时候，她为刚才没有吃那串卤肫肝却白白花了一毛钱而感到高兴。也许这是那个年代的特有的高兴，而且是由衷的高兴。

一毛钱，也许当今年长的读者会责难，说那时币制没有

改革，没有一毛钱的说法。是的，应当说是——“一千元”。但是，为了适应当今读者的概念，咱们还是用币制改革以后人民币的单位为好。然而，五毛钱能买一只烧鸡吗？能的。那时候，农村里一只活鸡只要两毛钱，或者，一毛钱。

车到徐州，行程过半。这是一列普通客车，由南京开出，到徐州已经经过八个多小时。在徐州站下了一大批旅客，他们大部分还要转车去海州方向和郑州方向。下了一批旅客以后，马上上来更多的人。背包袱的把大包袱放在人行道上，就窝坐下；担担子的把大筐大篓提上车，扁担就立在自己怀里。带婴儿的妇女，一面叱骂，一面把奶头塞到婴儿嘴里。婴儿的哭声停了，屁股下却又流出尿尿，于是又是一阵叱骂。秽物呢？——擦，抹，然后要送往厕所，但是人多挤不过去，只好连声叫着“他大叔大爷，麻烦你了，让一让”，塞到座位下面去了。

车里的温度高起来。这时正是上午 10 点钟的光景。停车以后，车里闷热难耐，空气污浊得叫人头昏。夏宁芷只盼着快些开车。

火车在徐州停了足足半个小时，终于开动。从徐州往北去，铁路两旁积了许多水，田埂也有被水冲塌的地方。这一带的高粱，没有收割的稍微多一些，夏宁芷觉得绿色倒也盎然。也许是今天的雨水冲洗了高粱叶子和柳树叶子，映着阳光，叶子都闪闪发亮。夏宁芷从几天来研究的地图方位考虑，计算着现在该已进入鲁南的地面。可不是吗？临城站、兖州站，是的，进入山东了。兖州的“兖”，她还查了字典，怕来到这里读错了出笑话。

车从兖州一开，她想，还有一个多小时就要到达目的地了。现在也正好到餐车上去吃一顿饭，然后，从餐车直接下车。这是一位朋友给她出的主意，这位朋友来往在这条路线多次。

夏宁芷的车厢是 10 号，餐车在 8 号。夏宁芷提起她的两个包就往餐车走。那时候最流行的旅行用具是黄色帆布大书包。她斜挎在肩头，那里面装着食品杂物、洗漱用具。一条白毛巾结在挎包的袋外。夏宁芷右手还提着一个花格布包，那却是带有女性气质的东西。那是一个一尺多长，八九寸宽的布兜，布兜的把手却是一双木质的板子，油成黄色。在那个年代，这是最时髦的东西，好像 80 年代的蛇皮、鹿皮包，又镶有闪着金光的搭扣那样，虽不算特别阔绰，却也显示一定的身份、教养和对美的追求。夏宁芷临离家以前，妈妈说：

“这里，还有一只镶宝石的金戒指，——阿芷，你带去吧。”

“不要不要，丑死丑死。人家要笑掉牙的！”夏宁芷连推带嚷，直往后退，还说，“什么年代了，那种东西，要进茅房马桶了。”

夏宁芷记得列宁说过，什么时候黄金会无用，只好用来做个厕所。

“我不是叫你戴。”妈妈说。

“不戴也不要，不戴也不要！”

“阿芷，我叫你带在身上，万一在外面要用钱也可以……”

“卖也没处卖的。别出洋相好不好？”她真有点害怕那些剥削来的脏东西。她急了。

最后夏宁芷只从家里带出40元人民币备用。那个时期，一个人身上装着40元，那心里是很踏实了。至于首饰，那是没有的；也没带任何有香味的化妆品，连香皂也排除在外。一把化学梳子，几只发卡，如此而已。白衬衫，黑裙子。那个花格布的提兜，上面有粉红、深黄和浅紫，便算是最引人注目的女性特征。还有，也许要仔细瞧，丝袜也有紫红的线条。

夏宁芷从硬座车厢走进餐车，顿时觉得空气好多了，而且也凉爽得多。餐桌上的桌布，雪白耀眼，绿色丝绒的窗帘拉开，可是白色细网眼的一层纱窗帘依然垂着，随着火车的晃动微微轻抖，把偏西的初秋阳光隔阻过去，使得光线柔和，热力大减。恐怕主要还是头顶上的电扇吹过来的风，使夏宁芷背上的汗都止住了。

按说，餐车里的十来张小桌也不过坐得下四十来个人。但是，竟也坐不满。肩扛手提，买车票都十分为难的农民是不进餐车的。在那个时期，他们只啃粗杂面的饼子、高粱面煎饼，有家里腌成的老咸菜或一棵大葱、萝卜，已经十分满意了。工人的工资不多，也不进餐车。恐怕，一种羞怯、不习惯使他们不愿去登这种“大雅之堂”。所以夏宁芷进到餐车一看，不过二三十个人在用餐。

夏宁芷扫了一眼，见这里的座上客大约都是干部，穿戴都简朴而整洁。有几位把蓝布或灰布中山服披在身上，反而显出解放区领导干部的风度，他们大约都在三四十岁之

间。也有披一件旧军装的，那旧军装上衣已洗得有些发白，表示多年前的戎马生涯。也有三两位是风纪扣扣得紧紧的军人。这些人面前常有高脚玻璃酒杯，在餐车上也显得十分豪华。有几位戴眼镜的，大约是教授、大夫、工程师，一面吃，一面聊天，或许他们是做生意的。如果他们是做生意的，那一定是很有点资产的，一般小商人也不来这里。

夏宁芷的眼光停在一个座位上，这里只坐着一个人。那是一个年轻人，大约也就在 25 岁上下。他戴一副近视镜，分头梳得挺整齐，虽然没有上发油之类，却是“一丝不乱”。这人穿着白衬衫，白衬衫下摆塞进一条米黄色的西服裤里，因此可以清楚地看见他的裤腰上束着一条用细皮条编织的细孔裤带。这大约也就是当时男性青年所可能表示的一点俏皮和花哨。

夏宁芷看看这位旅客，觉得这是和自己身分大体相当的人，便走了过去。那位青年这时正看着一本杂志，看样子是等着自己叫的饭菜。他偶一抬头，望见夏宁芷走来，又轻轻地低下头，但是眼光并不落在杂志上而向对面的空座位上看了一看。他这一看，似乎使夏宁芷感到是一次无言的邀请，也许还有期待。夏宁芷便下定决心坐在他的对面。当她坐下来时，她看到他的眼睛又落在杂志上。

餐车的服务员拿着一张菜单走过来问：

“同志，用点什么？”

不过他没有等夏宁芷说话就继续念出几种菜和汤的名目和价钱。夏宁芷便拣最便宜的东西要，结果是：炒肉丝四角，蛋汤一角，米饭一碗八分。一共五角八分钱，她立即交

了钱。

“请稍等，马上就来。”服务员说。

其实夏宁芷倒希望饭菜慢一些上来才好，因为她要用这一顿饭消磨掉抵达目的地以前的一个多小时。她不愿意再回到硬座车厢去了，现在回去，恐怕要站在那里了。她也从那个花格布兜里掏出一本杂志，杂志里还夹着一份南京的报纸副刊。她翻开杂志，读起一篇还没有读完的论文，顺手把那张报纸放到桌上。这时她却瞥见那位青年放下杂志，伸头来看那报纸。

“报纸借我看一看好吗？”青年说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。这使夏宁芷感到熟悉。于是她用了苏州味更重的普通话说说：

“好的，请拿去看。”

青年拿过报纸，说：

“谢谢。苏州一带人吧？”

“听得出来吧？——你上海？”

“是的是的。”

他们两人都笑起来。这就算认识了。

在外地，在火车上，遇到一位老乡，是叫人高兴的。夏宁芷想，餐车上要有茶或咖啡，来上一杯慢慢喝着谈天，直到下车，那才好呢。不过，饭菜很快就送过来了。

饭菜挺好，也清洁。只是米饭闷得太硬一些，比起家里的要差得多。夏宁芷看看对面，那青年也只叫了一菜一汤。细看，也是蛋汤一碗，米饭一碗，菜是一盘烧丸子。她记得烧丸子的价钱同炒肉丝是一样的。

这当然不必谦让，各自埋头吃饭。

夏宁芷有自己的打算，所以吃得很慢，从米饭里拣出几粒黑色稗子，也许是沙粒。抬眼望望对面，那一位也不急于吃，却兴致很高地看报纸。大概看了一段，才拿起筷子，先夹一个丸子往嘴里送。正在那个丸子离嘴不过一寸光景，口已张开，露出雪白的一排下牙时，火车猛地一震，发出咣当一声。夏宁芷挑起的一团米饭落到碗里，身子也往前探了一下。他呢，身子往后一撤，当然，那丸子就掉下了。这丸子要落到那条米黄色的裤上，会把那淡雅的色调破坏殆尽，虽有那多孔的编织皮带也将无补于事了。那青年赶快把腿分岔开，丸子便从两腿中间下地了。但是，并没有下地。只见他急忙弯腰，用左手绕在腿弯下伸出去，稳稳地接住了那个丸子。手的动作，四肢、腰部的配合，都那么灵活，那么准确，那么轻巧，这却使夏宁芷看呆了。只见他把丸子托在手心上，笑着说：

“四分钱一个哩，叫你跑掉！”

夏宁芷说：

“你的手好快！”

“干的就是手疾眼快的活嘛。”

“要把戏一样呵！”夏宁芷继续赞叹。

“我在学校里，体操满好的。”他一面掏出手绢擦手一面说，重新拿起筷子。

夏宁芷听他说到学校，正想问他是哪个学校里什么系的，但是火车又是一震两震，减速。大家说：

“怎么停车了？”

“站外停车。”

“出了事故吧？”

火车果然吱扭一声，全停了。

夏宁芷向窗外望去，只见火车正在两面高高的防护土坡之间，远近是一片小小的丘陵地带。在这里，黄土中间夹杂些红色的薄片石，绿色在减少。

“怎么回事呢？”夏宁芷好像是自言自语，但是其实是在询问对面坐着的人。

“不晓得，怕是有什么事故，”那人一面说，一面要往嘴里扒拉米饭。

夏宁芷却在寻思，车要晚点的话，去报到时会不会天黑。天要黑了的话，怎么去找到那个地方。此时，火车上的有线广播响了：

“诸位旅客请注意，前面出了一点事故，暂时停车。旅客中有没有医生或护理人员，请下车到火车前方去。”

车上的人互相看看，相问：

“有吗？有医生吗？”

“怕是轧着人了……”

夏宁芷看到那位青年把饭碗一丢，急忙站了起来。他伸头向火车前方看了看，说了一句话，“请照看一下。”当然这是向夏宁芷说的，要照看的東西有一件挂在衣帽钩上的浅灰上衣，有餐桌上的一个帆布小提包，还有，就是这一菜一汤一碗饭了。

夏宁芷还没有回答，他已经下了车。夏宁芷伸头去看，只见他穿着黄色皮鞋，在潮湿的黄泥地上慢跑，几个泥点已

经甩到裤腿上，十分显眼。道木上不好走，道木下是碎石，碎石下只有很窄的一点土路，再向外是一尺深的水沟，水沟里有些积水。他高一脚低一脚，一会儿就看不见了。火车上还下来几位看热闹的人，也往前走。

餐车上倒是没有人下去。

不过，五分钟以后，有两位喝完了酒又觉得面条太热的人，下去了。他们说：

“我去看看，怎么回事儿呢？”

他们一去，不久又有三四个都下去了。

在旅途中，不就是难耐寂寞吗？只要有点事儿干，有点事儿看，就有人去。何况旅客都愿意早点结束车上的生活，火车一停，人心也确实发急。

夏宁芷多想下去看看。但是，她要“照看”别人的和她自己的东西，下不去。她就慢慢地吃，几乎是一粒米一粒米地吃。

夏宁芷听到各种怨言和骂人的秽语。约摸 20 分钟以后，餐车上几乎所有的座位上都有人了，有人又下去询问。终于有了消息。有的说：轧死了一个人。有的说：有人自杀。

“死人还挡着活人的道儿吗？”有位心急的用餐者大发牢骚，他大概要到济南转车，“搬开尸体，开车呗！”

“不行不行。”有位懂行的人在旁边说，“一有轧死轧伤的，必须等着巡道工过来，交给他看管。还要照相……”

“这恐怕不是司机的责任，听说是他扑上来的。”

又过几分钟，先前跑到前头看热闹的人回来了。

一个中年人说：

“不该去……不能看不能看……”

有人说：

“死人还会好看了？”

“死人？——他奶奶的，哪是人呢……是一摊肉，一摊！……见过牛肉摊子吗？……”

这时候又回来两位，其中有一位年轻的，脸都白了。

“死人的脸怎么那么白呢？”他说，“我先前见过死人，不那么白。白菜帮子是什么色，他就是什么色。”

“嘻嘻，他白，你看你，你脸也和他差不多了。”他的笑声有点勉强。

“别放你的屁了。”年轻人说，“你留下几句吧。”

有两位更年长的旅客回来说：

“齐腿轧下去。腿断掉了不说，怎么人在铁轨上拉扯了几十米呢？”他说，“衣裳都拉扯掉了。血腥气扑人。——我是吃不下了。”

上车的几位，没有一位还能再端起碗的。他们又回到餐车，只是来叫同伴一起走，或者还有点儿什么东西要拿回去。

餐车服务员走出来问：

“这几位同志，还吃吗？”

“不吃不吃了，收拾吧。”

“我还恶心呢，想吐……”

“以后可别去看这些了！”

这时候，他回来了。

夏宁芷一眼望去，他满头汗水，手上有血污。但一脸微